





怦然心动

Eye brows 刘姿七  著

天长与地久 繁华与落寞
虚假的拥有 真实的荒芜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怦然心动

Eye brows 刘姿七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怦然心动 / 刘姿七著.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212-05747-3

I. ①怦…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8288 号

书名: 怦然心动

作者: 刘姿七

出版人: 胡正义 策 划: 杨 霄 责任编辑: 王 水 刘祥英
责任印制: 刘 银 责任校对: 陈风彩 装帧设计: 文逸风文化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6769 转 8067 (传真)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125614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9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12-05747-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没有得到，一种是得到了。

——王尔德

酒店大厅里人头攒动，马辽原和方禧被围在人群中。一桌子的人都端起酒杯让马辽原把酒喝下去，邻桌的人头也都朝向他们。

马辽原看看众人，端起一大杯白酒一饮而尽，众人才喜悦地“哦”一声，算是放过马辽原。

马辽原深蓝色的小西装穿得很精致、很帅气，别有风味儿。方禧的白旗袍穿得虽然也很有风致，但和帅气的马辽原站在一起，显然是个有点儿平常的新娘。

马辽原和方禧在往最后一桌走时，袁昊不由得挺挺胸，仿佛在给自己打气。也难怪，这桌是马辽原现在还在读的研究生班的同学，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马辽原给他们敬酒一圈的话，估计不死也得脱层皮的。

果然，马辽原和方禧一走近，班长田燕宇就把举托盘的侍应生支走，把敬酒托盘拿过来，满满倒了三杯酒摆在托盘里。

田燕宇向马辽原示意了一下托盘里的酒，说：“喝了！先喝了我们的祝福酒，然后你再敬酒！”

众同学一起起哄“喝了，喝了……”的声音此起彼伏。

马辽原：“老班，我喝，你们手下留情！”

田燕宇：“没问题，怎么也给你留点儿入洞房的精力！”

众人又是一阵起哄、隐讳的大笑声，笑得方禧脸都红了。也难怪，这一桌人里，只有两个女生，其余全是男生。

马辽原也没那么多废话，他太了解这帮“童鞋”了，废再多话，到最后也得劝他倒进自己肚子里，与其那样还不如一开始就喝了倒省事儿。

喝了老班三连杯，马辽原本来打算从班长开始给大家敬一轮酒，班长却半开玩笑半郑重地说：“咱还是先从海南岛开始，一直敬到葫芦岛！”

马辽原和大家都积极响应了班长号召，于是从海南岛的张为亮“童鞋”开始敬酒。一个一个地敬酒，起初倒也相安无事，无非是老掉牙的情景，一会儿让方禧和马辽原咬个苹果，一会儿让他亲一口方禧，马辽原和方禧都微笑着一一照办。

眼瞅着快敬到葫芦岛“童鞋”袁昊了，他上卫生间了。这时，老班田燕宇又发话了，他看着其他“童鞋”说：“要不咱不等葫芦岛了？咱先‘钻石油’？”

众人哄笑着大声附和着：“行行行！”

马辽原暗暗叫苦，他悄悄捏了一下方禧，凑近她说：“这个有点儿颜色，hold住了啊！”

方禧点点头，一副她不怕的样子。方禧确实也不害怕。方禧外表看上去温柔娴静，实则胆子大得很，其实就是典型的闷骚派代表。

这时，田燕宇把马辽原的空凳子拉出来，对方禧说：“弟妹站上去！”

方禧脸顿时又红了，方禧虽然二十有七了，但老爱脸红。方禧站椅子上才发现其他桌的朋友、同事们也大部分饶有兴致地盯着他们这桌看，方禧的脸就更红了。

人群中有人说：“老班，要不先让他俩来个《十八摸》吧？”

“好好好！”众人拍手称快！

马辽原赶快推说：“还是‘钻石油’吧，这东西我不会唱！”

“哈哈，等不急了？那咱又摸又钻！”

说完，老班田燕宇又总结性地发言道：“来，陕北的李治，来一段《十八摸》！”

李治也喝得摇摇晃晃口齿不清了，但还是大声地唱道：“一摸姐的胸，姐胸紧绷绷，好像那包子刚出笼；二摸姐的口，姐口像米酒，吃起来一口口；三摸姐的腰，姐腰细袅袅，好像那杨柳水上漂；四摸姐的毛毛……”

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李治唱到哪儿，就让马辽原摸方禧的哪儿。

方禧早就臊个大红脸，马辽原亦是如此，只是轻轻舞弄一下就算完成任务。可是众人 and 老班都不放过，一遍一遍让马辽原重新摸！

马辽原都快给这帮“童鞋”整哭了。这种事毕竟背着人做比较好点儿，当面摸若不是性骚扰，也就是婚礼上才堂而皇之摸这么一回。

马辽原一咬牙，只好蜻蜓点水式地、轻轻地在方禧下身位置摸了一把。

老班哄笑道：“出油没？”

众人起哄道：“没出油！重新钻！”

方禧站在椅子上好不自在，脸烫得像着火了一样，但还得笑着。这时，她用眼睛余光扫到旁边站了一个男人，饶有兴致地看着她和马辽原的表演。不过，他发现方禧看他，他的脸一下也红了，仿佛被摸到的人是他一样。

随着马辽原不住地拱手求饶“真出油了，别钻了！”这场闹剧才结束。马辽原把方禧从椅子扶下来，刚把椅子放回去，就坐上来一个人。这人正是大家说的老

家是葫芦岛的袁昊。马辽原一个班八个男生，来自祖国各个地方。于是，就被大伙儿以地名笑称了。

葫芦岛的袁昊刚坐定，马辽原端了一杯酒给他：“哥们儿就剩你了，哥敬你一杯，你喝了吧！别折磨你嫂子了！”

老班挑衅着问袁昊：“袁昊有节目没？马辽原可就结这一次婚啊！”

袁昊还没作答，马辽原马上说：“老班你就算不放过我，也别把袁昊带坏了啊，袁昊可是咱们班最后一个纯情男了！”

袁昊一听这话马上就脸红了。这时方禧发现，袁昊就是刚才立在旁边看他们的那个男人。袁昊看上去，确实是比这一班同学年轻许多。

果然，马辽原给方禧介绍道：“这是袁昊，我们班最小的，86年的！”

袁昊马上接过方禧给他端的酒，然后对方禧说：“你把我们班最帅的帅哥收复了！”

方禧一本正经地说：“以前我一直这么认为的，见了你后，我发现我错了！”

马辽原听了，拍拍方禧哈哈大笑。袁昊就脸红着喝了那杯喜酒，再无他话。方禧此刻心里不知怎么，突然莫名地动了一下。

2

这场婚礼直闹到下午6点才结束，当天，马辽原回学校带课，方禧回家。

这也不奇怪，因为方禧和马辽原已经领证大半年了，才补办的这场婚礼。

在此之前，他们在双方的老家已经举行过两次婚宴，但只有这一次招待的朋友、同事才是方禧和马辽原真正想招待的。在老家举办婚宴只是为了让双方父母安心罢了。

所以，这场婚礼当夜他们两人也没入洞房，更不会“钻石油”了。不过，他们没有入洞房，倒是另外两个人替他们入了洞房。

这两人就是方禧的同事，魏然然和张灯结彩。

张灯结彩是方禧原来公司的男同事，蛮有才的，也符合才子的标准，挺“个性”的一人儿。

魏然然是方禧现在公司的同事，跟方禧关系相当不错，已经算是闺蜜级别的了。

魏然然和张灯结彩两人皆是大龄单身男女。方禧结婚前，两人都时常去方禧那儿蹭个饭啥的。偶尔他俩也会碰到一起，次数不算少，但之前一直未碰出火花。

周末方禧婚礼刚过，周二方禧就去公司上班，与平日上班并无二致。午休时间，魏然然像一只快乐的球，咕噜咕噜地就滚到方禧身边来。

魏然然娇羞地碰了碰方禧道：“去吃饭？”

方禧一看她神态就知道有话要说，于是关了桌上打开的电脑网页，正欲拿包，魏然然打断她：“今儿我请！”

方禧疑惑着把包放回去：“中彩票啦？”

魏然然摇摇头，快乐地说：“等下到餐厅再说。”

方禧和魏然然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大型广告公司，方禧和魏然然都是做策划的，但此策划不同于彼策划，她们不在一个部门，方禧负责媒介策划案的推广，魏然然却是广告文案的策划。

餐厅服务员放下菜刚消失，魏然然就迫不及待小声地说：“昨晚我和张灯结彩那个了。”

方禧边吃菜边淡然地问：“哪个了？”

魏然然生气地说：“你装，装啥呀，你可早就结婚了啊，还装什么纯情玉女！”

这下轮到方禧吃惊了：“啊？你把他拿下了？”

“切！”魏然然不屑地补充道，“什么叫我把他拿下？说得那么难听，是郎有情，妾有意罢了！”

魏然然边说边自在地切着盘子里的一块牛肉。方禧却不淡定了，放下刀叉思忖了好一会儿，才总结道：“切！敢情我俩结婚，你俩人洞房啊！”

魏然然一听便高兴地笑了，嗔骂道：“你呀，就是一辣嘴，定义得太准确了！”

方禧酸溜溜地说：“怪不得你今天如沐春风，原来是昨晚新承恩泽呀！”

魏然然笑骂道：“你不但辣还毒！”

方禧鼻子里哼了一声，算作回答，随后两人勾肩搭背地离开餐厅。

3

回到座位上，方禧看到电脑QQ上张灯结彩在线，兴冲冲地打开对话框，刚要说些什么，又随手关了。方禧想自己若对他开玩笑，恐怕张灯结彩会不好意思。

张灯结彩其实算来也是闷骚派系，什么事儿都不擅长说，但却悄悄地做，比如说和魏然然“人洞房”这件事。

方禧是从来都没想到的，尽管她知道张灯结彩这人，挺招女孩子喜欢，但一般情况下，迷恋张灯结彩的姑娘，都是那种刚出校门不久的纯情小姑娘。因为张

灯结彩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艺青年，再加上他那与生俱来的忧郁和幽默，真是迷死人不偿命。

不过，张灯结彩此类型的男人在方禧面前行不通，或者说他俩彼此在对方那里都行不通。

方禧刚毕业时在一家小杂志社实习过几个月，那时和张灯结彩做同事，张灯结彩曾经勾引过方禧。

那时候，方禧刚从学校出来，幸运的还是个处女，张灯结彩却已是个玩女人的高手了。张灯结彩初见方禧第一面就断定方禧是处女了。处女多金贵啊，在这个年代。张灯结彩也不能免俗地想占为己有，全然忘记了公司老大教导：不得在公司谈恋爱，更不能以谈恋爱的名义在公司耍流氓。

张灯结彩在某个下班的晚上，等在公司大门口，看方禧出来，便走上前对方禧说：“一起走吧，我也住北三环。”

方禧当然非常乐意，因为一个人挤地铁实在让方禧觉得很“悲催”，有个男人站在她身边，至少让方禧不那么孤单。于是，她兴冲冲地和张灯结彩钻进地铁里。

张灯结彩果然很有绅士风度，一路上呵护着方禧，不让别人挤着她。两人从光照门出来，方禧感觉有个男人在身边，挤地铁真是比以往轻省得多。

出了地铁口，方禧对张灯结彩挥挥手：“明儿见！”

张灯结彩却跟上来对方禧道：“着急啥，天都黑了，我把你送到楼下吧。”

方禧怕到楼下还要邀他到楼上，于是，笑着自嘲道：“没事儿，我长得安全。”

没想到张灯结彩悠悠地来了一句：“安全驾不住天黑啊！”

方禧听了哈哈大笑，就允了。

也就这一句，方禧认定张灯结彩就是哥们儿了。

不过，再往前走几步，张灯结彩说的一句话，却又把方禧给惹恼了。

路灯下，张灯结彩突然盯着方禧说：“我就住这个小区，要不今天晚上去我那儿吧？”

张灯结彩脸上那表情，已然让方禧明白了几分意思。方禧气得头发也立起来了，她酝酿了一腔热情如火的骂人话，骂向张灯结彩，居然对同事这样。

方禧气呼呼地：“张灯结彩，你有病啊，你当我是一次性用品啊！得亏我们还是同事！”

张灯结彩一看方禧愤怒变形的脸，就知道把方禧惹毛了，连忙赔礼道歉，连哄带劝地才好不容易把这个烫手的山芋送回家去。

不过，第二天，方禧还是到头儿那儿告了张灯结彩一状。毕竟那时的方禧还是刚出校门的小姑娘嘛。头儿倒也挺亲和，听完方禧的话，忍不住就想笑。不过，他还是把张灯结彩叫来批评了一番。

头儿是如此教导张灯结彩的，他说：“你看，我还没下手，你怎么能下手呢？”

张灯结彩马上恭顺地说：“是，是，是，头儿我错了，有好的应该您先下手，我再……”

头儿马上严肃地说：“什么我先你先的！放屁！这么跟你说吧……做人嘛……尤其做男人……哎……这么跟你说吧，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何况我们不是兔子！”

头儿之所以这么点一下，是他非常了解张灯结彩。他俩曾是不同届的美院校友，他知道张灯结彩不是什么坏人，不会胡来。

这事儿如此草草了事，张灯结彩第二天给方禧买了一盒鲜草莓，算是道歉。

张灯结彩也没什么伤害方禧的实质行动，这事就算是过去了。事后，两人关系反倒比一般同事更近了些，成了真正的哥们儿。

这样的哥们儿友谊，方禧与张灯结彩一直纯洁地保持至今。

如今张灯结彩竟然这么不讲究，居然对方禧的同事兼好朋友魏然然下手了。

其实，他俩一个未娶一个未嫁，凑在一块儿也未尝不可。只是方禧了解张灯结彩有个最爱的女人，在新西兰留学，再有一年就毕业了。张灯结彩虽然不曾为新西兰女友守身如玉，却对新西兰女友守情如玉。

但看魏然然今天如此的情势，恐怕不只是想拿下张灯结彩的身，也想拿下张灯结彩的心吧。

想到这儿方禧打了一句：我要忙了，回聊。

方禧今天真是累了，已与魏然然聊了一下午张灯结彩了。只要有关张灯结彩的，魏然然想起一出问一句。除了张灯结彩勾引她的那一出戏没给魏然然说，剩下的方禧全无保留。可魏然然还不甘心，还约了方禧下班后一起晚饭。

方禧关了QQ，长出了一口气。今天方禧得出一个结论：女人真是可怕，大龄未婚女人更可怕。

方禧和魏然然一起吃过晚饭，方禧总算验证了女人是种可怕的动物。席间，魏然然跟方禧说她好像爱上了张灯结彩，方禧听了大跌眼镜。魏然然给了方禧一



个理由：怦然心动！

方禧一转念，不知怎地就想起了那天婚礼酒席上的袁昊了……

不过，方禧还是严肃地说：“你和老张滚在一锅里吃饭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到现在才怦然心动未免太牵强了！”

魏然马上“说文解字”了一堆怦然心动的表现，硬套在她和张灯结彩身上。方禧看着魏然兴致如此之高，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尽管方禧明白张灯结彩那头是如此淡定，也就表明这怦然心动的人或许只是魏然一人。就像自己？

5

这天是周末，方禧下班后就打车直奔马辽原的学校。马辽原分房指标批下来了，马辽原请哥们儿庆祝一下，当然也请方禧过来看房子。

说是分房，其实也就是老旧的教工家属楼，但这在京城也算不易了。所以，方禧还是挺开心地奔去了。

一路上她都在想，这次一定能看到袁昊了。

一转念，方禧不得不在心里批评自己了，仅仅一面之缘，为什么自己总想见袁昊？难道这才是怦然心动？

方禧马上又在心里把自己这恶念批评了一遍，可是刚开展完自我批评，方禧又在心里揣测袁昊见到她会是一种什么表情……

如此这般，方禧胡思乱想了一路。

入了席，方禧才发现今天袁昊没来。

方禧忍不住问身边的马辽原：“袁昊怎么没来？”

马辽原回答说：“他女朋友来了，明天要回，他陪着购物去了。”

方禧听了这话，有些失望地“哦”了一声，过了好一会儿又追问道：“那你应该把他女友也叫来一起吃啊。”

“当然叫了，前天刚一来，我们就请他们一起吃饭了，然后说是今天要买些什么大件东西，过不来了。反正袁昊又不回，有的是机会。”马辽原热情地解释了一大串。

马辽原是个挺讲哥们义气的人，平时和同学同事都处得挺和谐的。只是有时候方禧觉得他有些和谐得没了性格，觉得他更像是个左右逢源的人。

没有袁昊的这顿饭，方禧心里吃得有些许失落。

饭后，大家散了，马辽原和方禧两个人才来到“新房”。

所谓新房其实就是其他老教员搬走了，才轮到马辽原。当然这也很不易了，像马辽原这样明年七月才毕业的在读研究生，能留校当教员的并不多。马辽原不但人留下了，还提前拿到了教员的房子，这都得益于他的导师。

在这一点上，方禧从来都是支持马辽原的。于是，当夜方禧住在马辽原的单身宿舍。两人打算第二天一起去向导师谢恩。

晚上，马辽原在单身宿舍和方禧补入了一下洞房。任凭马辽原如何动作，方禧就是一声不吭。

马辽原动作完了问：“怎么了方禧？有外遇了？”

方禧趴在被子里，没好气地说：“怕住你隔壁的同学听见。”

马辽原哈哈大笑着说：“他们都在外面泡妞呢，还没回来呢！”

方禧马上问道：“我不来的时候，你也是？”

马辽原笑着说：“你就是我的妞！”

方禧若有所思了一会儿，其实心里什么也没想。

马辽原洗完澡，拍了拍方禧的屁股说：“妞，去洗吧，洗完了睡吧，我困了！”

方禧冲完澡过来，马辽原已经响起微微的鼾声。方禧回头看了一下桌上的闹钟，自己进洗澡间洗澡不过9分钟而已，男人啊！

6

周一，方禧又精神抖擞地去公司上班了。实话说，方禧在工作的时候，几乎想不起马辽原，方禧估计马辽原亦是如此。

方禧和马辽原都是比较独立的人，马辽原比起方禧独立得更甚一些，这可能跟家庭有关。

马辽原是家里老大，负担了他和方禧的小家，难免还需操心大家。而方禧是家中独女，且家境还算过得去，这种独立包含更多的是一种惯性。

方禧正为一个大型活动忙得四脚朝天，突然一个大屁股就坐在她电脑桌的一角。方禧头也不抬就知道是个性十足的魏然然。而且方禧也明白，魏然然这个人，她若想说时，你不让她说，得把她憋死。好在魏然然想说的时候并不计较说话环境，方禧也不停下手中的活儿，只说一个字：“说！”

魏然然低下头，晃动着自己的脚丫子，就是不说。直到方禧等了半天，听不见她说话，抬起头来看向她，魏然然才说：“完了，我怕是要爱上他了……”

方禧若有所思地说：“张灯结彩？”

魏然然嗔怒道：“明知故问！”

“他有女友，没告诉你？”

“我知道。”

“哦，又一个打算要低到尘埃里的……”方禧说完，开始对着键盘敲打起来。

魏然然霸道地把手掌压键盘上，文档上面就打出一长串 tttttttttt……

方禧只好再次抬起头来，盯着她。

魏然然急切地问：“我该怎么办？”

方禧挑衅道：“想结婚？”

魏然然重重地点了点头。

方禧：“哦，那就没办法了，那就看看你们前世有没有修来同床共枕了。爱情靠算计，婚姻靠运气。”

正是后面加这一句，又让方禧不得闲了，魏然然缠着方禧给她教怎么才能把张灯结彩和她算计到一个被窝里来……

方禧被缠得头都大了，只好答应忙完手头的活儿，今天的工作餐再在一块儿吃。

只是方禧知道，自己再陪魏然然吃多少次工作餐也不管用，这件事情另一位主角，张灯结彩一直没露过面。

其实，这个期间张灯结彩也与方禧在网上聊过，但聊得不露痕迹，根本没说聊天以外的事情。就算方禧想往魏然然身上扯，张灯结彩也是轻描淡写地带过，根本没有打算深入地说。

由此来看，这真不是个好征兆。男人一旦爱上一个女人，多数是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但看张灯结彩好像并不是这样。虽然方禧不能由此断定张灯结彩的真实想法，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魏然然与张灯结彩的这段露水情缘，至少现在看来是不对等的。

7

不过才几个小时未见，魏然然就告诉方禧一个大跌眼镜的消息：她要辞职，要去西藏艳遇去！

“Why？”此时，似乎这个英文单词比中国的问号更能表达方禧的情绪。

“张灯结彩不会许我个未来！”

“你问他了？”

“嗯！”

“可是……可是，那你也不能糟蹋自己的现在啊？你……”方禧本来想再说一句，你已经 28 岁了，青春经不起挥霍了，但还是咽了下去，没有说出来。

魏然然恨恨地吃着盘子里的食物。她这人就那样，一生气总比平常吃得多。而方禧恰恰相反，方禧是生气了或者遇到什么事情了，什么也吃不下。

方禧还想说点儿什么，魏然然却扔下叉勺，紧接着来了一句：“你别劝我！我已经决定了！”

说完，魏然然还怡然自得地燃起一根烟，方禧倒吸了一口凉气。魏然然从第一次被一个浑蛋男人骗了后，就再没吸过烟了。

方禧悄悄地给张灯结彩发了条短信，内容是：你有点儿忒不地道了。

张灯结彩简短精炼地回了四个字：两身相悦。

张灯结彩这人悟性极高，所以你和他说什么都无须解释，他好像永远知道方禧所指是什么。

方禧明白有这四个字，自己再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了。

8

魏然然把一堆破烂行李寄放在方禧租住的一居室。

方禧说：“我年底可能会搬到马辽原那里。”

魏然然毫不在乎地答道：“能用的你用，不能用的，你看着扔。”

魏然然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她对方禧太了解了。方禧这人挺负责任，而且有些洁癖，所以，她不用担心方禧会扔，更不用担心方禧会用。

这个秋天，魏然然不顾同事和领导的挽留，决然地辞去自己干了将近三年的工作，离开了北京，向西而行。

方禧的心也想随着魏然然飞行，不是为了友谊，更是为了自己那颗想飞的心，但方禧的脚却永远在地上……

方禧送魏然然时什么也没给魏然然带，只悄悄地在魏然然的背包里塞了十盒质量上乘的安全套。

方禧听说西藏是个一夜情多发的地带。

寒假到了，方禧搬进了马辽原的学校。本来是件喜事，但将要离开自己居住了小三年的小一居时，方禧竟然觉得无比沮丧，有种从此要入狼窝的感伤！

所幸，马辽原这头“狼”对方禧很是温情，让方禧很快抹去了念旧的淡淡忧伤……

方禧搬到新家后，赶快就请马辽原的同学们过来“暖房”，这次独独又缺了袁昊。好像是袁昊那天正有什么事情给耽搁了。

某个周末，方禧回家发现袁昊来过了。马辽原告诉方禧，有瓶茅台是袁昊送他恭祝他喜迁新居的。马辽原也说了，对于袁昊来说，茅台不算什么稀罕物，他是官二代，家里这种酒估计多得是。方禧对什么茅台、五粮液的不感兴趣，只是心里有些好奇，袁昊这样淡定的人，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张扬，还真不像官二代。

从婚礼到如今，已过去小半年时间了，方禧搬到学校住也快一个月了，却再未见到袁昊，他们迄今只有一面之缘。但方禧却并不觉得袁昊陌生，当然这也是因为马辽原总是和方禧说起他的这些同学们，这些同学中自然也包括袁昊。

这天，方禧坐地铁4号线回她和马辽原的家，却被告知4号线故障，暂停运营。

当然，方禧是第二天才知道4号线地铁出故障的。当时，方禧也没多想，就钻出地铁，本想打车走着，看着乌泱泱的车排在马路上，就决定自己动腿走一走吧。

反正早回去也没啥事，不用给马辽原做饭，马辽原在学校吃，家属也可以拿着饭卡在学校吃。所以，方禧和马辽原这对小夫妻很少开火，一开火势必是呼朋唤友地一起吃。

方禧边走边逛着路边的小店，倒也很是惬意。方禧很少逛街，她嫌街上人多，挤得烦，所以逛了一会儿，就又没耐心了，开始以走路为主。

方禧正走着，听见有人轻唤“嫂子”。方禧头也没回，心想肯定是听错了，这地儿谁唤自己嫂子呢？再说这个称呼在这大都市显得也太过不协调了，方禧想肯定是有人唤旁边卖鸡蛋灌饼的，呵呵。

突然，方禧的肩膀被人轻轻拍了一下，方禧猛一回头，却见是袁昊。

袁昊腼腆地说：“嫂子，你走得真快，我喊你两遍，你都没听见？”

方禧慌乱地“哦、哦、哦……”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袁昊又问：“是回学校吗？”

方禧点点头，觉得自己有些浑身无力的感觉。

于是袁昊说：“那一起吧。你等下，我去取车。”

方禧点点头，袁昊就转身走了。留下方禧一个人站在马路边等他。

此时，方禧是喜悦的，喜悦得不知如何是好……

方禧四下看看，马上钻进旁边的服装店，假装摸摸衣服，然后站在镜子前认真地对自己的形象左顾右盼了一番，才离去。

身后飘来店员真诚的“欢迎下次光临”的声音，方禧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出来到马路上，看到袁昊还没有来。方禧想了想，拨通了马辽原的电话，告诉他自己在街上碰到了袁昊。没想到马辽原淡淡地说，知道了，袁昊已经告诉他了。随后马辽原又说了些放心了，让方禧也不要着急的话，就挂了。

方禧挂了电话想，袁昊难道比她自己更心怀鬼胎吗？怎么取车的工夫就给马辽原打了电话，告诉他碰到自己了呢？

没容方禧多想，袁昊的车就停在身边。袁昊打开车门，请方禧上车。

车里狭小的空间，让两人都有些局促的感觉。

袁昊一边把手伸向功放机，一边问方禧：“嫂子喜欢听什么歌？”

方禧回说：“随意吧，都能凑合。”

车厢里顿时溢满了一些听不懂的国外乐曲，不过，并不显得吵人。

袁昊与方禧也再无他话。其实方禧此时正在心里搜肠刮肚地想袁昊爱听什么话题，但一时觉得苍白无力，觉得哪种话题都不对路。方禧心下有些怨恼自己，这是怎么了？怎么跟个小女孩一样了？对只有一面之缘的袁昊这么在意？

方禧正胡思乱想。不料，袁昊突然问了句：“嫂子，工作辛苦不辛苦？”

方禧一怔，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回答道：“还行，习惯了。”

袁昊自然地笑了笑：“嫂子，挺能干啊。”

对于这种摆设般的说辞，方禧向来知道如何作答。方禧抬头向前一看，车流还是水泄不通，于是，答非所问地说：“今天堵得厉害。”

袁昊说：“唉，哪天也好不到哪儿去。”

袁昊这么说，方禧突然想起了话题，紧接着问：“你下午没课吗？”

袁昊笑了笑：“嫂子，我们早都放假了啊。”

方禧这才觉着自己太激动了，以至于如此失态。

她红着脸小声说：“不好意思，我给忘记了，那你没回老家？”

袁昊：“我开始实习了，在单位帮忙，到春节再回。”

方禧：“哦，没听马辽原说起。”

袁昊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今天第一天。”

方禧：“哦。”

方禧心里希望这车无限期地堵下去，但脸上又不好表现出来，反倒来回地观望外面车况。

袁昊看方禧这样，问她：“嫂子是不是饿了？”

方禧不好意思地说：“没，没有，我在公司老吃零食，这会儿也不饿。”

袁昊听方禧这么说，前后看看，然后开始把方向盘往辅路方向摆。

方禧问：“要从这个口出吗？”

袁昊：“嗯，嫂子，要不咱们先下去吃饭吧，吃完再回，反正也走不动。”

方禧想推诿一下，嘴上却嘟囔着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袁昊却笑着说：“没事儿，到了餐厅我就给马辽原打电话，让他也过来，他从那边往这边，不堵车。”

11

果然，刚在餐厅坐定，袁昊就接通了马辽原的手机。方禧没听清电话那头的马辽原在说什么，袁昊却突兀地把手机递给了方禧，让方禧说话。

对面传来马辽原的声音：“方禧，你和袁昊吃吧，我已经吃过了，懒得过去了。”

方禧：“是不是又和老昆研究彩票呢？”

马辽原笑了笑，“嗯”了一声，就把电话挂了。

马辽原最近特别崇拜老昆。老昆是他们学校的一个库管，听说对3D的造诣颇为了得，一个月有三分之一时间都在中奖。据说，小日子因为中彩也过得蛮滋润。方禧是不信这些的，倘若这也能研究出来，那福彩中心可真是给广大人民做慈善了。

袁昊把菜单递给方禧。